

嘸鳴館遺稿

卷之九

122
水
4-9



小尾悅太郎氏寄贈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九

尾張 紀德民世馨著

米澤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 泉 長達 同校

久留米 樺島公禮

書牘

復米澤侯

恭奉三月初五之手命、盥漱拵械、再拜讀之、則墨光溢牘、字挾佳勝之氣、伏審君侯洪福、大邦又安、欽

嚶鳴館遺稿

卷之九



A122
下
4-9

喜敬賀何盡夫東北諸州風氣多寒大邦四高維山
雪恒皚皚望翠色者僅夏月已其大雪也平地丈餘
官室皆爲冰窟貴人守爐賤者繼蒸飯粒脫吻案上
成玉釜甌未乾至夜則裂去歲十月君侯始就國鄙
生民私心竊憂懼吾侯生于關中比其長未嘗一經
異候一旦衝此烈寒艱之爲君也奈其父母乎赤子
何又自解侯之仁民民皆引領今也恩風新舒人人
挾纊有宗廟焉有山川焉豈神之無祚焉乎發春得
旗正書云邦內雪少乎比歲而侯亦能勝寒自其間

安於老侯之官聽政於羣臣之朝未廢一日振廢淹
出滯賞畢故刑宥間罪衆庶熙熙以奉春令鄙生至
此不覺擊節曰其然其然天道果有在哉乃東鄉拜
祝抃舞不勝民前日所陳於前積善餘慶吉人天祐
者侯亦今知其不誣諂貴喻臨朝之暇唯典籍之娛
日召大夫元子某某等使侍講筵雖左右某某子亦
與焉夫育門子撰賢良晉悼之所以治晉也大邦之
制大夫世職彼其之子遂且爲政今使其知仁之友
安民之圖豈有大焉者乎又喻篤我所好則奚問才

不才、人一能之、已十之、人百能之、已千之、疊疊不休、
久焉必有得也、善哉言也、蓋自英主賢君之有志于
學也、大抵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固所望乎吾侯、侯已能自期、鄙生復何
言、但其不言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而君侯方升初
途、敢冀念難於末路焉、先使正言易理宜講、而請由
程氏始者、階級之言耳、其上堂入室、唯吾侯所自進
也、區區犬馬之心、終不知己爾、彌入將西歸、上途之
期在、其君發軔之後云、蓋其君如欲以此老歸、以一

新學政者、果爾乎、美政可慶也、然至來章之閣、虛其
左席、鄙生恨焉、保簡研精修業、如誓欲對殊遇者、鄙
生樂焉、南官生未一奉顏色、忽亦賜問及、謹茲致之、
俯伏吞聲、大夫源鳳久無書、顧亦靡盬之故耳、時下
艷陽、輕暖宜人、乃知大邦雪稍盡、四野花將綻、恭惟
車馬羽旄、欣欣色動、或者出舍於郊、咨諏其所興發、
則一遊一豫、亦何害于侯度矣、抑諸賢大夫在焉、非
鄙生之所敢以告也、書外愚衷、別使正啓、至其肝膈
之言、則謹待支侯東轍之日云、賤冗依舊、作字不敬、

寶不堪惶怖、伏冀賜寬恕、

又

高閣之宴、既醉拜辭、櫻溝楊岸、乘月而歸、飄然舉、冷然善、如羽化自在、朝廣寒去者、曉鼓一響、忽焉地上、乃悟爾時、冽飈漂輜、輪夫足跳地、不知尊疊之下、其爲何態、悔懼之際、忽辱手命、恩問懇至、嗚呼、何憐鄙生之無已、瓊章改賜、敬斯拜受、侍臣之詩、應命筆、削改錄鄙詩、謹併奉返、乃醉中所論于前、小人大悟之字也、伏乞發一笑、惶怖不盡、

又

辱賜手教、俯伏捧誦、乃知尊候景福、恭喜何言、昨來章奉話之次、及鄙友南宮生新來寓小館、相與叙舊而哭泣無端之狀、即便賜命速罷、蓋以憐察小人與生未盡久別之心、而畜思積念、蘊鬱乎胷臆之間也、大人仁恕、無所不至、哉、方今與生語此事、忽辱使者賜以鮮鱸、卽當濯漑割烹、以薦早先、而與生偕再拜跪嘗、以極杯酌之歡也、昔者張生爲此物懷故鄉、今也南生爲之忘他鄉云、不知所奉謝、謹容趨拜耳、倉

卒削答不能修禮不敬怠慢不堪恐懼

又

昨漁于大平潭也故得先駕出入則曳杖縱步固已適病脚矣更戒輜於途何辱恩憐之罔極也飛流千尺衝石爲雪九丁倒投捉魚無底爭捧而出交獻而返夫蹈實地或時一跌况園流之中激波之上何奏絕技之悠然也鄙人野情一投此境譬如鳥之脫籠猿之就林禮敬失持怠慢忘檢加之鯉鮮躍盤香醪溢杯不覺奉嬪清威耳恭惟君侯至仁所以恃而忘

悔懼也欲待且拜謝則又賜休息謹不敢忤命如爾時始末尋圖紀上云

與米澤侯

昨解溫曲室之宴亡論滷酒陵肉陸海具至使小人輩醉酒飽德矣奉歡之間使諸臣各賦其志則濃墨溢紙彩筆眩目彬彬翩翩君侯之所養成可以欽其風化之美也有是哉室之取名也諸作謹奉命逐次點檢益人人異撰亦各言其志也何問之優劣哉迨琢微瑕各得朗潤併改寫鄙作謹茲奉還小人雖飲

而竟席與瀧生抗舉，則今尚餘醺頭重千斤，是以書辭不能修，字畫懶放，大不勝恐懼之情，伏乞萬賜高恕。

又

二旬不雨，赫赫炎炎，上下莫瘳，政急于雲，嗟何君侯憂民之無休時也。犬馬區區之心，亦爲君侯悶焉。謹製離合，敢進左右，冀得一笑奉慰，鬱陶其文曰：留九百九十九，去九百九十八，君侯益強之，則必感鬼神，而享福亦益大。

又

鄙生民性愛山水，每聞一勝，形神欲飛，奈何近來四方之士，逐臭不已，終年役役，應接唯苦，而我杖屨煒矣。今茲屬辱寵招，則得藉口以辭於從遊之徒，而觀光於大邦焉。乃東路所經，鬢髮如雲，綰川如練，白河問故關，而懷韻僧之詠已秋，安積尋山井，而憐佳人之諷淺矣。餐夏雪於吾妻之嶺，聽夜雨於夷屹谷中，實二十年一適矣。旣入大邦，因聞松島距此八九日，行而邇，但是學政方隆，生員益進，日夜問業，猶飢之

貪食渴之爭飲也。雖民愚陋，扣端忘倦，所以至今不敢以松島爲謁也。私顧民少小西遊火州，遠浮淮海，今又幸使及未老，東眺輿浦，一探鹽竈，而後得足跡。巨我蜻蜒之洲，則亦益拜君侯之賜，而鄙人生涯之遊觀足矣。白露始流，爽涼神蘇，如能假一旬，見月之磯，見月便回，謹不逗歸期，抑非所敢望，敢布下情，伏冀大人仁恕，千萬垂愍。

報石太一

領三月十六日書，審足下起居可喜也。今茲川生學

于平安也。一賴足下爲主，每信稱高誼而不置，則於不佞多謝何盡。生父熊峯翁，昔嘗與不佞相知，頗有託後之言，比不佞出入其藩，翁則已老矣。尋病卒，以故生之學于不佞，不啻其君之意也。一經之遺，繼業以進，則亡論生之不負君父也。不佞亦不負逝者於地下焉。唯恐資性多病，力不能勝其志，加之花街柳巷，伐性之斧，磨刃倚門，所恃太一忠告，善弟視之耳。近有寓生偽札者，其言專疏不佞卒病難起之狀，而切促生之東歸云，其意蓋欲使生狼狽促裝，而以掠

世中仙遊卷 卷之九
七
之郊甸乎，抑亦以爲紀生之生，不如死之久乎，要皆狡狴姦謀，危哉岌岌乎，如非太一義裁以救之，則殆使生窘窮東路，不佞於是益安足下爲之主，而又益知無憂于生矣，太一哲士哉，南宮君新東下，自不相見二十年，相見則一語三十日，悲喜笑泣情話無絕，門生輩或私語于傍，以爲二老心疾一時共發，太一太一想像其態焉，本月朔纔卜日本橋南吳昌巷者，得以使君寓，卽出入相偕，日來往乎都人士，而締交汎親，足下勿以爲念矣，此老德宇無物不容，獨未能

與杜康相善，是爲憾耳，而君尚傲然云，幸不損厨釀多矣，我之德紀生也，呵呵承喻遊高野山，是紀南一名佛場，不知我家之圓珠經，能化度幾大弟子，冀一見聞，餘埃後信。

與安文仲

前日井仲龍別酒，南風競甚，酣戰之際，不佞先敗走，不知爾後足下能軍否，但其利不利時也，抑中原之周旋，相共不失爲壯事矣，愉快哉，見屬烏石山人壽詩，而不佞未嘗與山人相知，然山人以書鳴于世七

十年是宜賀也、况足下价以丁寧、不佞何敢辭、乃鄙律一首、倉卒賦呈、無陋實甚、幸以足下之雌黃徂、

與北島世規

聞中州頻雪、源君足下、衰服無恙否、日者承訃、驚愕之際、倉卒取答、未悉所弔慰焉、蓋太孺人不幸蚤寡矣、而賴焉諸孤、皆得成立於其慈訓、則其焦心可知也、既又遭傾敗、乃千里轉倒、備極困厄、君家兄弟、孝順亡論、抑亦微太孺人之賢、則難乎人不聞於其昆弟之言、奈何源君、隱約無時、負米奉檄、愈為愈左、而

大孺人一夕之疾、溘焉見逝、嗚呼、為源君者、痛恨如何也、然不佞嘗得一領太孺人手札、而竊察其所丁寧、則辭意慷慨、專庶幾其子有令名而已、固非彼尋常之戚戚乎貧賤也、唯其子之多財之望者之比矣、是尚幸有前路之可以報于地下也、然則姑節其悲哀、飭粥自愛、永圖所以報之者而可矣、足下思諸、碑銘稿具以發、文辭固非陋、恐未慙乎至情、亦唯千里無由面咨、幸筆削以圖于石、先見喻晤語于川生、此生多病時、時一賜看顧、歲首殊忙、諸待嗣音、

與益君徽

君微足下、先如之散地者、旣又如復要途者、不佞之寡交乎大邦、至今未得其詳矣、青蠅止棹、非今斯今、卽失得亦奚傷焉、若詩若文、隨其所感、以命與、則足下之技愈益進、不亦妙乎、不亦妙乎、不佞劣劣依舊、而遠方之士、逐臭不已、去歲得渡邊、恒字子觀者、年二十一、卽大邦平鹿郡橫手人、志力兼人、家塾之選也、自云幼嘗一學足下之書、不知記之否、芳賀氏且歸、爲生之故、來別草堂、倉卒折簡、附呈數行、書外戀

戀、口囑伊人、幸一嗣音、

與井子章

歲亦暮矣、西趨東走、限以中六、則欲再就兄以醉焉、故仲栗之婿曰宇內氏、而弟視猶姪夫也、以二十日病歿、匍匐葬埋、悉皆賴弟、乃明日得卒、藁裡歸家、夜半弟婦臨產、收母未及門、呱呱舉女、以子母幸無恙、自賀耳、慶吊並至、適有如此、穢制有限、非以發春、春得拜候、拙字二紙、應命揮洒、如夫十二境、及春賦呈、尾蘿蔔一根、貢厨下云、艸艸、

與南宮喬卿

不佞喘暑甚於吳牛，大疴之後，委頓殊甚。昨夜微涼，神氣少蘇，叟杖一造兄，滿樓風月，秋氣欲動，抱膝相對，且飲且語，風前人兩口，月下酒三杯，足下之句也。領得千秋意，相憐一代才，不佞所和也。意興所在，不必在奇境矣。老嫂貴恙，朝來如何，有貽行德麪者，荆婦已少嘗之，比都下所製如美，乃不以餘而嫌，敢致之厨下，亦分甘之意哉。幸老嫂之一下箸。

與瀧鶴臺

先屬谷氏寄呈尺一，不知浮沈如何。今冬不甚寒，貴恙為何候。與子章語必先及翁，山川悠遠，徒使心癢。米澤侯念翁不置，朝會之際，私君世子，世子云：誠困然不稱薦，尋可瘡也。侯喜告民相慶，本月十六日來章閣畢講，依例飲宴，四座歡甚，而侯數言翁而不樂。此侯之厚也。奉懷百緒，不敢犯病，憊以細疏，幸命侍史一報近狀至懇。

與瀧子儀

子儀足下，聞學日至焉，至祝至祝，尊翁之歸也，趨庭

異聞不必言也。衣襴之態，抃歡可想。獨奈清風朗月，少我一老也。豚犬小字玉石，年正同懷。橘郎辱稱通家，幸甚。印匣一具，此物雖微，冀以爲好。

報秋玉山

樂哉小樓，至日之歡，壯哉秋翁，至日之飲，促席乎岡子，大杯互罰，飲將斗，高談卓然，翁甚似焦遂，豈亦飲中之僊耶？井子吹笛，葉生梵咒，合座聳聽，不辨龍牛之鳴，可笑。蓋得趣以賦，動句驚人，而後醉墨溢紙，雲飛烟散，則雖諸公集于僕之常乎，抑亦奇興之所發。

大非他日之比，愉快何如。僕淺量，昨酒爲祟，今午纔覺，塾中言有秋先生之書，小子輩不敢就醒中以告，敢謹代接，忙手拆緘，縷縷如面，恍焉惚焉。昨耶今耶，寐未寤耶，猶相對以歡者，乃召杯水一嚼，眼目瞭然，嗟乎至日之醉也，民爲甚，而翁之手書如此，雖固情好之厚也，自非雄飲如翁者，則誰有此強精神，欽羨佳篇，改錄以賜，僅換數字，妙益甚，賤事通于晚起，艸艸不盡。

報數子厚

官生志才相兼，而以五月夭，久住生幹我蠱者六年矣。亦以七月爲鬼，津生篤行家塾之所敬，河爵之於僕也，猶父則猶子也，而皆以八月逝，嗟乎！子厚僕之悲傷如何，深蒙憫悼，以爵嘗一辱藪君之善語也。耶生年二八，苗而不秀，實可哀也。雖然爲大邦人士，所惜如此，則足矣。彼則足矣，而生者之感，愈益不可已也。乎慰殷勤，見勞念於仲粟，足下之誼實厚，謹致之。則其吞聲可知也。屬者纔且收淚，以詣謝諸君子，偶有鄉信，亦報以先祖妣之變，僕之不弔，於是極矣。憂

感累至，心肝寸裂，艸艸答謝，伏冀亮察。

報南宮喬卿

不見我兄十三年，鴈魚論心，亦唯夢中之語已。仲春之月，石谷二生齋書以至，則審近狀，兼知二生之腹心於凡，二生忠實，才華亦可愛也。益以兄之故，其視不佞猶視兄也。一語肺腑，如引緒抽繭，相笑相泣，不知家人輩觀以爲狂矣。愉快哉！今月初五，奴婢輩以退期皆去，未得其代。於是石也執爨，谷也拆薪，不佞之遇二子，亡賴如何。然而二生未嘗彈鋏以歌，欣欣

服勞雖善良之性固然然我兄之育才非孝悌爲教則何得此謹厚之士哉欽羨眷亦暮矣二子告別不佞所以致兄二子體悉紙上萬言不如一聽乎二生不備

與井子章

二之日栗烈謹候起居佳序賜淨寫筆力遒勁真老兄得意之文也但篇中兩揭扼腕字如有遺憾者然是白璧微瑕老兄而無慮則已若其有意冀更思易之者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固所望於我兄也敢布腹

心

與秋玉山

昨者得面謁矍鑠之狀恭喜何言自辭而出更適數處還則日之夕矣乃取遊歡記於懷以讀之咨嗟於字拊髀於句神秀萬仞宛峙乎目睫之間於是攝齊而起忽與胖大仙翁提携而進如騰而上者如飛而揚者冷然善也須臾蹈盡烟霧中天迺止其爲僕指黥也四顧甚雄其將辭也若隕虛焉既寤則枕錦篇殘燈幢幢益僕未嘗度大麓攀層盤而能使形神俱

往者、真先生老筆之妙也、豈可不敬哉、當得手寫而奉還、薄酒一壺聊奉慰、令郎新客之意云、

又

古人所謂食菽飲水、卽小館開宴之常已、而罄之歡以永日、使僕無遺憾者、素二三君子集于小館之常已、一獻一醕、遂至大醉如泥、不知賓之斯歸、坐久之敬送、以得罪於長者、抑亦僕之常也、三常不渝、至日之樂極矣、幸無害酒否、謹候起居、

與源子明

郡上世子講業之日也、不幸得寒疾、不可以風加之、今雨淒淒、強犯之、恐亦委頓中途、敢因足下謝不敬、其能令世子罪否者、唯足下所告、敢懇、

報富君巖

前日岡士馭井子章來飲、談及足下者多矣、不佞竊恨不使足下豫知有此飲焉、須臾足下忽然來、豈不亦甚奇乎、獨奈其已經高陽、過習池、其腹便便已、雖不見引滿、鯨吸之壯乎、高談劇論、得以適我願也、書辭懇懇、見謝不置、不佞豈敢當、新詩興象、大非他日

之比走筆和答願供一笑醫話二卷完璧賤冗之間雖未能窮其秘旨之所至也然於其持論與修辭則僕不敢贊一辭云昏暮難留使艸艸取答請恕

與江伯思

歲將除矣寒氣凜冽伯思足下無恙否君侯所命之石記急召伊東生以刻焉生嗜技甚一刀一杯且飲且刻不飲則不刻飲則鼻息而眠僕自傍苦其不急乃頻擊節高歌則驚覺執業纔得使之了謹馳介使以進伯思請誦之君前足以供一笑長笛記淨寫併

上俗冗紛起不能一二亮察不備

報江松伯

自領書詩及鹽鴈之惠歲亦暮矣至于今未報令子日夜來往小館面覩奔走不遑則知其必代僕爲之辭然僕之怠慢于足下其謂之何僕已以足下之故得與竹大夫相知已知大夫而後知足下者亦益深矣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我於大夫而觀之其斯人也而有斯政也雖由此爲天下之名大夫不異也而亦以足下之故謬謂僕

修行卓偉、推之授之、遂至使得趨走君侯之前、俯仰
世子之筵、僕固賤陋、何益于治國之術哉、抑知大夫
之知己、進見之間、不敢隱狂言、而君侯世子、幸未罪
之、則僕之不負足下者、是而已、近聞大邦學大興、其
士皆斐然成章、而足下爲之唱者、蓋君侯之志仁也、
諸賢大夫唱之、衆有司和之、愉快哉、他日使一世謂
聖人之道行于大邦、則知上賞必先在我松伯、千里
東向、竊喜而不寐、足下其勉之、令子業大進、壑生輩
日刮目、如此而不己、奚疑不成器焉、足下其安之、爰

見示佳篇若干、僕乃以爲遺綺之意耳、謹珍藏、今見
使令子請、乃檢數字却呈、幸勿怪遲慢、拙和并往、一
笑而置之、君侯東歸不遠、餘將有所屬竹君、昭亮不
備、

與木君恕

比老兄東發第、小疾數日不出、出則二三侯家之請
累至、固非有子訓之術、而欲以一身應數處、其窘可
知也、遂不得一握手於河梁、而至奉別之作、亦屬之
野氏、以致焉、則欠情失敬、至于今怏怏耳、不知別後

爲何態、執經當筵、堯舜其君歟、載筆陪乘、賦其褻性、
行樂歟、及暇會僚、飲宴終日、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使
傍人之頤不遑拄歟、役樵驅漁、嘯咏山澤、以暫忘官
情歟、回首西顧、念我二三兄弟、以吟哦歟、亦唯老兄
通率也、想當一無不可乎、此行者、非耶、自瀧井諸子
無恙、昨會松子由、依舊酣飲、共有奉懷之作、皆曰近
信寄呈、鄙律先往、一笑而置之、濕雨之候、千萬自重、
心緒多端、餘當附後信、

報蹟士胤

梅雨始收、暴暑如燉、書窻無恙、幸甚哉、士胤新遇知
於君侯、一侍曲室、其語大善云、亦唯瀧子之所獎也、
而士胤生平之所積也、至其感謝不佞、則固不敢當
矣、今朝拜送、采澤侯於其邸、君侯亦來別、不佞偶得
奉謁、而竊察其容度、諄謹之性、折節下士、實今世之
孟嘗平原、不佞私心喜士胤之得其所、乃知馮毛之
舉他日不難乎、士胤也、山生失之前、蹟生得之後、而
後君侯好士之名、愈益顯、則不佞與有喜矣、所患海
鮮如躍于網、當此炎熱得之何肆、厚領盛心、熟羞病

親餘及塾中謝謝不佞宜詣謝君侯者以足疾未果待座之間善爲吾辭面語在近艸艸取答

與富君巖

不見君巖三四月矣墨河之波則芝水之餘颺何使尺五之天遼落千里也幸士胤之隣居于足下也時一聞近狀慰此契濶耳士胤云君巖之爲醫也巧乎人而拙乎己動輒致體中不佳其意蓋如不滿足下者不佞語之曰昔去病忘其家而竭力於胡稱爲漢之忠臣今君巖急於人而疎於己則所以爲良工也

士胤哂然而笑可謂不佞善爲足下解者不佞難仕亦唯不欲苟祿也不知我者謂偷四支之安省風夜之勤間則佚矣抑不仕無義獨如非仲尼之徒何親舊亦多以是爲言近有一二諸侯益聞不佞窮處自苦則謬以爲耿介修節乃善其辭命使者三反于門不佞愚陋忽親其禮如此以爲是知己者乃抗顏修容執經以進固艸野小人未嘗知忌憚當筵敢言盡日不諱幸大人寬洪未嘗譴責又不但不譴責或謂乃言底可績遇待日親不佞亦益謂是誠知己者也

匪勉入侍不敢以勞辭焉西於適東於適一月三十日二十有一日適遂至親交如君巖三四月不得相見比之世之以儒仕者未有如不佞劇者豈四支之安可偷乎夙夜之勤可省乎但君巖素知我則必善爲我解者隴子亦序拙集以其西東于君事其稿久不脫屬者纔得淨寫繡梓功成乃送呈几右南至之宴在迤幸尋舊盟貴臨不備、

報紀琴臺

昨廿四日得足下之書於青齋老人謹發函則審足

下昔弱冠宦于某藩後去仕今藩嘗一祗役於西京而及東涯先生之門既而東歸則周旋服南郭平金萃鳴錦江諸先生今茲告老致仕世祿於賢子逸老之會纔得自由而風月之興始堪舒暢之狀焉夫此數子先進之雋命世之士而足下能交臂於其間雖在武負而不廢文業事君三十年奉職無闕終保懸車之榮如此也蓋知足下生平之所操持必非時流輕俊妄以左武右文爲高賣刀易筆敗節廢職失故步乎耶鄙自以爲得之比矣而猶枉手書於如民不

佞者、屬以締交之命、嗟乎長者之誼、何其高也、顧青齋翁之好士也、每逢一才、獎成極口、則亦過稱僕以聞于足下也、盛推拙集、亦是巴里下調、但以幸歷秋瀧諸子之品評、不忍亡其語、乃竊行乎家塾耳、豈足當一時作者之鑒賞哉、所惠七律、亡論氣格秀俊、且至意之所寓、隱然言外、僕宜急走門下而拜謝也、獨奈以賤劣腐才、叨受一二侯家之遇、西侍東陪、在家的日、一月不過七八日、則恐不能急趨謁、重得罪於長者、幸宥不敬、果賜下交、銘肝何言、欲呈拙和、賤冗之間、未能成章、伏乞姑恕遲緩、昭諒不盡、

報君嚴

南風吹暑、濕雨將至、高府綏福、恭喜恭喜、日者君侯命谷生、持其龍田記、賜示民、伏讀之、自丘陵衍沃、勝景幽致、宛然乎目睫、雖親陪其遊、鄉其所視者、又何加焉、嗚乎、君侯辭藻之富、一至于斯乎、乃又披足下之書、則懇喻僕曰、不敢吝菟蕘之愚、以副君侯好下問之實矣、僕固卑陋、豈敢當、雖然、其命實重、徒守默、恐非所以奉承大人君子之道也、謹檢數字奉還、未

知能當尊意否、厚慰問病親、淋褥之久、飲食猶恹、幸勿爲念、珍玩之惠、愛及豚犬、咳笑把弄、大慰目前、不堪感謝、

報劉文翼

木君恕逝也、其生平所交善、誰不傷悼、而至詩以哭之、泄其哀感之思於不佞民、足下最先、意足下交情不可已乎、君恕、則亦不可已乎、不佞民也、厚之爲友也、至其曰遜讓逢人愛、清貧超俗心、乃君恕之小傳、民與君恕、情好加于骨肉、十一年于張、十五年于此、

而今忽焉逝矣、足下不以世之哀君恕者衆、而獨以民之哀之、此誠有所感焉、而民所以敢當足下之厚帛而不辭也、初君恕清介之士、當其宦于勝山也、非爲祿而爲其君之知己也、非爲其有妻妾之養、而爲苟升斗餽口、從其所好、而無塵累也、是以一喪內不娶、管管獨止、終無血胤、則立後非其志也、雖然、藩法有例、承續不可廢、是以不敢不請、則以學於不佞者、佐藤氏之子某請焉、然後得葬埋如禮矣、足下請安之、至如其墓碑與遺稿、尋將就同盟諸公咨之、小館

卷之九
至日之集在迓冀依舊貴臨、

報覺融上人

自辱手書微知兩亭七景之詩、于今三年矣、無日忘
老師遠賜不鄙、深屬厚意之誼也、獨奈賤業日忙、出
則列侯講筵、入則病親湯藥、有餘力則以教育二三
子弟之在家塾者、惟日不足、走燭夜坐、筆削遠近之
詩若文、歲內殆萬有餘紙、夫以一身待四方之間、固
豪傑之士所難也、况僕賤劣腐材、雖能抗厚顏以爲
時師之態也、中心憂勞、錯亂日甚、譬猶浮鷗在水、悠

然而游然其足、躁擾不得少休息也、是以生平酬答
動以淹滯、得罪於新舊矣、木君恕常殷勤戒僕、以勿
失信於老師、而自其逝矣、亦且周期、不佞雖僻情、素
己恐負老師於今日、而又恐負木子於昔日也、乃僂
勉苦吟七詩、謹奉呈座下、蓋顧暮水公風流之所接
納、而大邦作者之所賦獻、非明珠則拱璧、而不佞民
重麓、燕石、以徂于其後、則形穢何堪、但爲老師之故、
不敢違耻、羞也、如猶宥遲緩之罪、以致之大夫君、使
得賜其一笑、則民之幸甚是耳、今夏已脫稿、將授驛

使何圖病妻以七月亡。匍匐裹事，上扶持老親，下顧復幼兒，不啻悲哀狼狽亦甚。以故又復誓留至于今，不敬惰慢欲謝而無言，所恃老師大慈大悲，千萬恕之。暮秋之候，冷氣襲人，伏惟爲法自愛。

與井子章

曩聞長君疾病，倒屣以行，至則老兄儼然衰服焉。不佞第慨失良久而後漸及其生平持操大異乎人也。易箠之日，其狀始自愈益吞聲矣。乃後賤忙，不覺失候，欠情如何。昨之麻阜，因入起居，則老兄既已出矣。

雖知是友于餘哀，爲官所奪也。乃亦知不至琴亡之哭，以滅其性，而後我心則降矣。第之將出，命家人使致淮南術名淡雪者一盆於厨下。既及，家人曰：謹使奴饋井君，少焉走報。比至其門，皆爲雪。是以不敢呈而返。不佞聞之，悵然。俄自解曰：名以雪，謂其消也。不戒搖蕩，可恨耳。今暮預數根，聊以償前志。尚一命膳人，不出一二日，必有趨拜。艸艸。

答德立積

拜讀手書，得審起居綏福，恭喜恭喜。不佞德民自辱。

尊翁之知愛十有七年于今矣得福而喜之於尊翁
逢禍則憂之於尊翁一喜一憂未嘗一有不經尊翁
之慮者則雖曰恩猶父子乎誠未爲誣矣然則令弟
之託我塾也我固骨肉視之其已骨肉視之自其衣
食起居痒痾疾痛焉有不切于我身者哉是所以不
待足下喃喃見屬也請安之松魚一尾新鮮如躍敬
領厚惠心事多多近容面謝不一

報河士訥

昔者秋玉山我丈人行也其人長者而汎愛衆方其

在東狂愚如不佞亦得在其爾汝之列焉不往則來
杯酒相歡彼我相忘眸青耳赤欣然終日何圖西歸
一日遂隔幽明爾後我無復懷于肥矣今春子柏書
至併得足下手札書辭殷勤何見屬鄙交之厚也乃
知足下肥人亦我秋翁所教成也妙年勉學文章通
暢竊察其風裁所做則何似其師之甚也於是忽又
感念往者泱泱然下足下旣爲我秋翁之徒乎其於
不佞亦何問親舊况今客長崎也亦主我子柏氏乎
繼此不遐棄固不佞之願也書中論文及詩乃見卓

爾抑人才之不同，猶艸木區以別矣，亦各有華實也。如圭如璧，金也錫也，追以琢之，廟堂彝器，鍛以鍊之，武庫重兵，及其未磨礪，則我何以觀其用哉？學者亦唯琢鍊之期。詩云：詩云：豈音韻而已。文云：文云：豈哉乎也。公之天下之目，而天下美焉。公之天下之耳，而天下順焉。微瑕不瑕，微釁不釁，和氏歟，于將斲，蓋天下之至寶定焉。顧其至于斯者，或寡矣。外之烏黑狐赤，何擇雌雄與牝牡哉。今也足下以秋翁之故，不敢吝腹，是於不佞，亦以是之故，不吝腹，非於足下，此

我所以不負至意也。如其過譽，不佞固不敢當矣。佳篇厚領，贈縞之意，欲和之間，忽念乃師嘗登嶽作記之壯，故句中及之。高韻求字，難再押，改取投字，恕之併往。哭秋子舊作，不知已經看否。亦唯下情所寓，幸勿以蕪陋。子柏三子伯仲詩，亦伯仲而季之字，殊可愛也。足下橐籥所出奇哉。如書尾所言，不出數年，馬首必東，千紙所疏，不如一面，足下請勉焉。

與伊吉之

昔德民遊長崎也，携其士藤子柏歸，歸則盛稱其山

水於我元子之社，子拍佐以誇焉。尋河仲粟來，亦益證之。爾時諸友無不傾想，而田子晉飢涎不禁，及子拍還，遂與之偕行。行則報書曰：以耳謀目，則不能十二三乎目也。於是吉之神飛奮擲刀圭，拜辭高堂，一劍一囊，飄然西矣。乃與二子日歡，飛鳥子靜、左提、右携，遊賞數月，卒極其觀而歸。其詩百餘篇，往往句驚人，吉之何壯也。旣而元子逝矣，後數歲子靜、仲粟子晉皆故矣。今唯源巨卿、南喬、卿子柏吉之及民五人耳。而雲飛兩散，二十餘年于東西南北矣。每一相思

無由相泣乎一堂焉。往歲以來，不佞力促足下東遊者數矣，然濡滯未果，甚矣吉之之憊也。聞之，濃人近來濃中之疾，獨多乎吉之之門，則豈能遠東哉。是或然。然大孺人在日，吉之猶能奮飛三千里，今濃達此八九日行，驛站相望，自堂徂基，薩陀玉筍雖險也，孰與彼冷嶺太良者。天龍富水雖廣也，一葦杭之，大堰阿部，其民如魚相比，以桴仰濟者爲命，與彼鳴門之潮、玄海之濤颶風一起，白日頰黑，怒鯨惡鱷，妖露百色者，安危何如也。况於富士五千仞之白雪，不可不

望、江戶二百年之壯麗、不可不觀乎、而足下徘徊趨
趨、使不佞累年引領乎楚然之音者、又何忍焉、近得
長君張州信、云、將使其郎春堂生學于不佞、上途之
期、在本月末來、月初、蓋知足下相携以東、使不佞行
觴於叔姪之座、以大慰生平積念者、多當在此時也、
除室潔庖、計日待歡、足下勉急之、不備、

與瀧鶴臺

不佞民之於瀧翁、于來章閣也、猶雙桶之於井車也、
月各六次、更日以進、則未嘗一相會其座焉、蓋侯雅

知翁之與民骨肉相親、豈不欲使歡之一堂而四眼
相青乎、顧欲使無相讓于禮而各盡其言也、且一月
十二日、以頰煩其業、而無懈乎間、疎也、此侯好學哉、
屬者戒宴二人、卜日在昨、民早修容叱轡、隸途途中、
唯恨無塵柄以撻其臀矣、比入見、侯已盛服待焉、講
經一過、日且午、外謁瀧先生至、侯容不改整、揖民出
迎、及賓主坐定、支侯昆季且猶稱室人、則亡論邊豆
楚列、舉醕逸逸、平平左右、率從之謹、酒已酣、樂胥甚、
於是命臣僚各賦其志、詞華燁燁、春葩爭發、翁大國

儒宗其於侯也言必稱外臣然至高論橫出則往往
聞土音況民艸野鄙生何知忌憚衝口放談抵掌位
之不唯侯之能忘其勢於吾二人也吾二人者亦自
忘矣樂只君子謙虛之德雖比之魯穆魏文不爲諛
也日暮燭上民乃再拜退雖則知先長者之大不敬
也然奈病親在牀何比民之出暮扃正進翁之沈既
此技也唯敵之求不知爾後其事如何鎮撫中國稱
霸耶將大囚俘獻捷耶抑交綏耶想必不失其爲晉
楚矣并子之期在節後亦是左盈巨觥右執偏提依

舊周旋彩霞之館誰避三舍於翁者敢請勉勿推事
艸艸不備

復立原伯時

去春改作小館正月半起工三月晦完工東埋土木
者七八十日矣而亡妻以二月下旬伏枕自夏之秋
病日加遂不起而八十老親病廢于牀三歲嬰兒乳
哺無依拮据狼狽乃歲暮矣雖則辱書詩併領利員
烟之惠而不能削尺一答謝厚儀偶得口屬谷仙庵
以致不報之意已然足下尚且不棄今又遠寄新麥

數升而書辭殷懃併示佳篇十數首何高誼之無已時也承喻足下以撰補史館生乃知大邦試官固有其人焉足下由此讀五車則異日大國之寶可知也尚勉之不肖頰牟不弔甚家嚴以五月二十六日逝矣舊隱未渝重丁大難哀感憔悴足下憐察焉蹟生今春從其君之藩之子駸駸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松生今醫藥南芝關生長于家塾而舊業不廢其詩時時懷足下云當待後信使錄呈守制中不得細疏心事請恕之秋暑尚熱自愛不備

與南宮喬卿

五月二十六日家君易簣自去秋鼓缶未周嗚呼喬卿民之不弔如何昔民西學王國尋遊紫海當年先慈佐先人使之爾後關東十八年薄劣腐才竊虛名於一時者亦唯先人實使之先人以不肖之故六十四而離鄉入關不肖愚陋妄不自量好從事而亟失時敝帚千金至今不售而先人茹菽十五年未嘗一日以貧窶為言旦夕樂兒之微業欣然為異鄉之鬼凡父母之愛其子人亦誰不然然為子之情以

爲天下不復有矣。欲報之德，昊天固極。蓋髻髮之好，獨喬卿知我，則亦當哀我方寸也。民張海一布衣，而自少從事斯文，叨受列侯之遇，丁難之際，予慰懇到，賻贈爭助，幸以具棺殮，而葬埋無阻，死有知乎，可以償萬一於地下矣。亦唯喬卿之知我耳。此變宜速報知，而哀毀餘息，不勝修書，勿怪遲緩。卒哭當復細疏，徂暑猶猛，與老嫂令子，飲食自愛。

與紀府文學紳彰明

列國之邸，往往多名園，而尾之豐山，水之礫川，與尊

府青山之館，三園同勝，亦猶三宗同貴云。然其車乘所遊憩，固非他人所得窺也。德民幸蒙我公，如遇，昨入奉謁，則辱賜親喻，縱觀園中，乃使寺大夫引民，又使荻傳與足下者相携，以助嘯咏。圓山之亭，已出人間，森川之構，高致脫洒，何其儉德之斯設也。乃知德廟未龍飛時之造焉。松間飛瀑，最驚神造，芳山千里，龍門百尺，何縮得至此。顧民肥醜，凡骨，今假我公一麾，則俄頃羽化乎仙境，況於太祖龍公威德隆于當時乎。其驅鬼役神，亦奚疑矣。妙哉園之勝，不啻木

石鐘美亦唯寓人巧於天工境境神迷物物塊清導者道今日所屬僅三分之一尚有西山之奇其觀與此相敵轉使人飛揚但奈短景不可周遍何監園五子到處具厨勸飲如注嗚呼亦恩之渥也還則家塾生環坐集賀乃餘興未已左顧右指細狀晝日之態彼皆泉石同病飢涎溢襟可知也大夫又致後命曰無來拜我公仁慈無所不至彰明彰明民何爲者感激如何今不敢修書二君以非書辭之所能盡也取私布足下善辭二君爾時諾詩以記而醉眠失曉支

侯之使者已在門不遑錄呈艸艸不備、

答仙臺玉子一

承問朱子與物子其說相反不曾表裏其徒相拒不曾仇讎如教之邦國其孰可孰否是切問也然不佞實寡陋於二家也未能咸信其義矣焉得妄斷其可否哉蓋二家亦以六經爲學孝悌忠信爲德修身治人爲事則知不復他乎聖人之道矣但其所持彼於窮理此於修辭而守其學者是非相詆相誣遂至仇讐相視亦勢之不可已也抑學異洪流匹夫之私教

周邦國君相之公使彼教彼使此教此齊教適道奚問其說異同逞異同者溺乎己者也溺乎己者不恕乎人於是乎彼此相格是非相悖其極不相攻不厭孔子曰以禮讓治國未聞其仇讐相攻矣明君賢相有志于聖人之道乎六經雖缺其文可考文尚可考則仁民之治可得而舉也夫仁民之治施之由孝悌始欲孝弟以教非得其人以訓之則民不虛化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懿德以教何民不化化歸乎仁何必問其學所師承哉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乎人之謂也舉不撰人而唯學之撰德之棄也以訓隨敗安在教化邦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如不察其源而其流之視雖窮歲年清濁終不可辨察其源者或寡矣足下其思諸喻有微恙秋雨暴冷湯藥自養

復野伯修

四日之飲菜根下酒餞云乎哉但是莫逆神存彼此茹菽之羹不知以辭忽煩謝使何爲然也辱愛念小

豚犬弟也暗柔，舐犢亡論，然亦不欲狙調猫習，貴時
夜於敲卵，而彼亦未曉，頃使目攝，是其何態，乃驕痴
自恣，目無貴客，奪筆掠簡，纏著老兄，兄唯子視，無知
其惡已，賢子嚴訓，善良可想，幸容不類，永稱通家，何
喜如之，玉山遺稿，泣讀數過，奉還自子章氏拙叙之
命，既已體悉，謹當窮力，先得秋秀才之報，領磁碗之
惠，爾後未一謝，憤慢謂之何，敢懇善為，弟辭焉，聞數
教授才德大進，併煩一聲，從駕期迫，治裝定嚴，諸當
趨別，勿辱再顧，二絕雖燕，下悃所寓，冀賜一覽，不次。

與野伯修

今歲暑甚，羣國多旱，不知大邦享福否，奉違數日，忽
罹喉風，自夏徂秋，手筆相嫉，不啻以山川悠遠也，玉
山集序，謹斯應命，此翁頑匹，一世所知，而鄙文拙長，
恐惹欠伸，所以不敢多言也，極知不憚乎大邦人士，
幸以老兄故，得不見擯，斥諸君子，而酬往日同傳之
言，則貽笑後來，亦所甘心也，兄願以此意報秋家，溢
井南宮無恙，井女嫁，官男痘，皆善，茅廬近亦改作，欲
待老兄之東，而叱妻孥一醉于此也，時下寒冽，與老

嫂賢子、冀善自重、

復井子章

見頌白鳥數鸞、此下于君侯之轂于總海之濱云、何
恩波之及遠也、偶有酒客、具饌之際、愈益感喜、不知
所謝、

復管岡公子

將雪、高府綏福、不堪恭喜、辱喻日者偶遠出、玉趾生
飛、月旦之會、不果見臨、乃知舍車而徒、何公子之簡
易、旣禡騎射、意氣益衆、又何公子之雄壯、且言東江

翁書中、有欲持畫幅以命鄙題之意、因使公子先聲、
此翁任誕、未可量其爲何圖也、竊請當先言、就翁飲
一席、則能使紀生諾、不然則恐爲翁所賣、再喻草堂
至日之飲、仲山已爲其族人所要約、不知其酒得能
敵我一杯否、今四辱招、宜趨承、昨寒造某世子、夜來
體少惡、今日未可風、謹謝不敬、如辱以初六見枉、諸
當奉謝、草草、

與松伯義

今春改作小館、竊自以爲得請安志老侯之筆跡、以

頽之四方之客，仰以恭敬，則草堂之榮，莫若焉者。既自咎曰：老侯有土之尊，非所可敢請也。既又自解曰：然老侯以好賢愛士聞焉，且其臣松子素愛我，我因之以請，未必爲不可也。遂奮然欲敢謁門下，敢布腹心，不幸病妻不起，匍匐裹事，會葉生來，引語次及之。昨足下儼然見顧，則以老侯之命辱賜嚶鳴館三大字，且私曰：聞之於葉生，吾子之志，如在寡君之書者也。近待間爲一誦之，寡君聞吾子久矣，乃欣然塗毫，不佞氏愕然驚喜，再拜頌首，披之，則亡論雲烟飛龍。

蛇動墨光溢目，悚然自失，嗚呼！民賤愚，何幸以得之老侯也。蓋君子博愛，或有時而然，然自非松子愛我之所請，則輒得有此事哉。今時公侯多善書，而至老侯特稱絕倫，但至其諾之不可賜也，其筆如椽，其重千斤云。而及松子爲民一請也，一揮卽成，實是奇遇。感激何言，民宜急走奉謝門者，獨奈一身四走，日適數處，則恐不得期日拜趨。大負老侯知遇之辱，以重不敬惰慢之罪，伏惟大人寬洪，松子善爲我辭焉。萬萬近在趨謝之日，昭亮不備。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九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九

愛知 県



1103183400